

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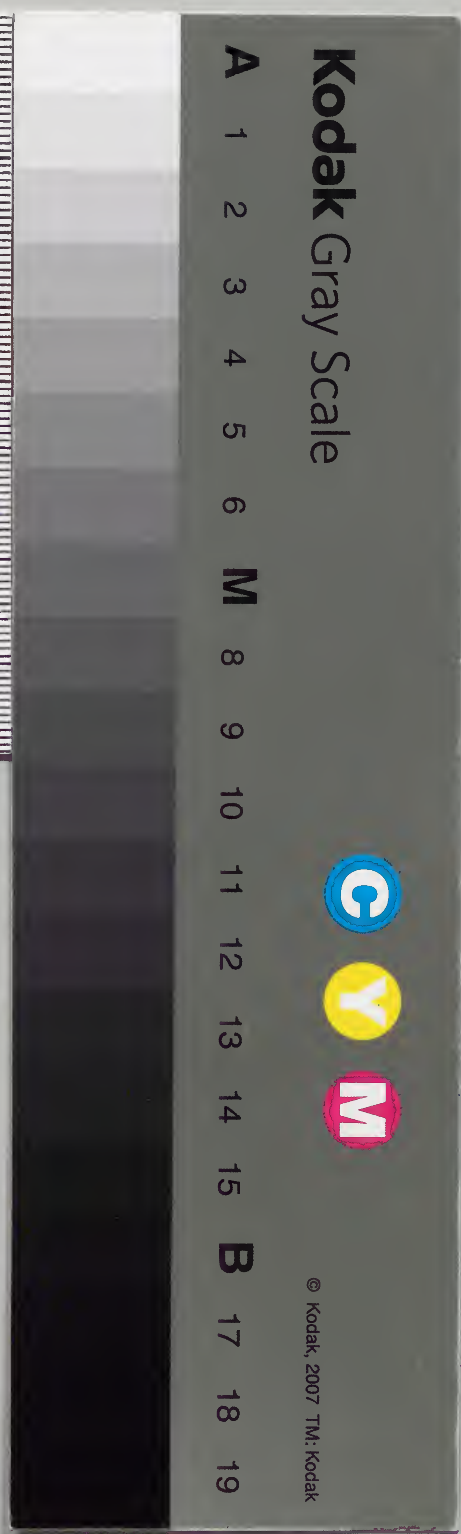
卷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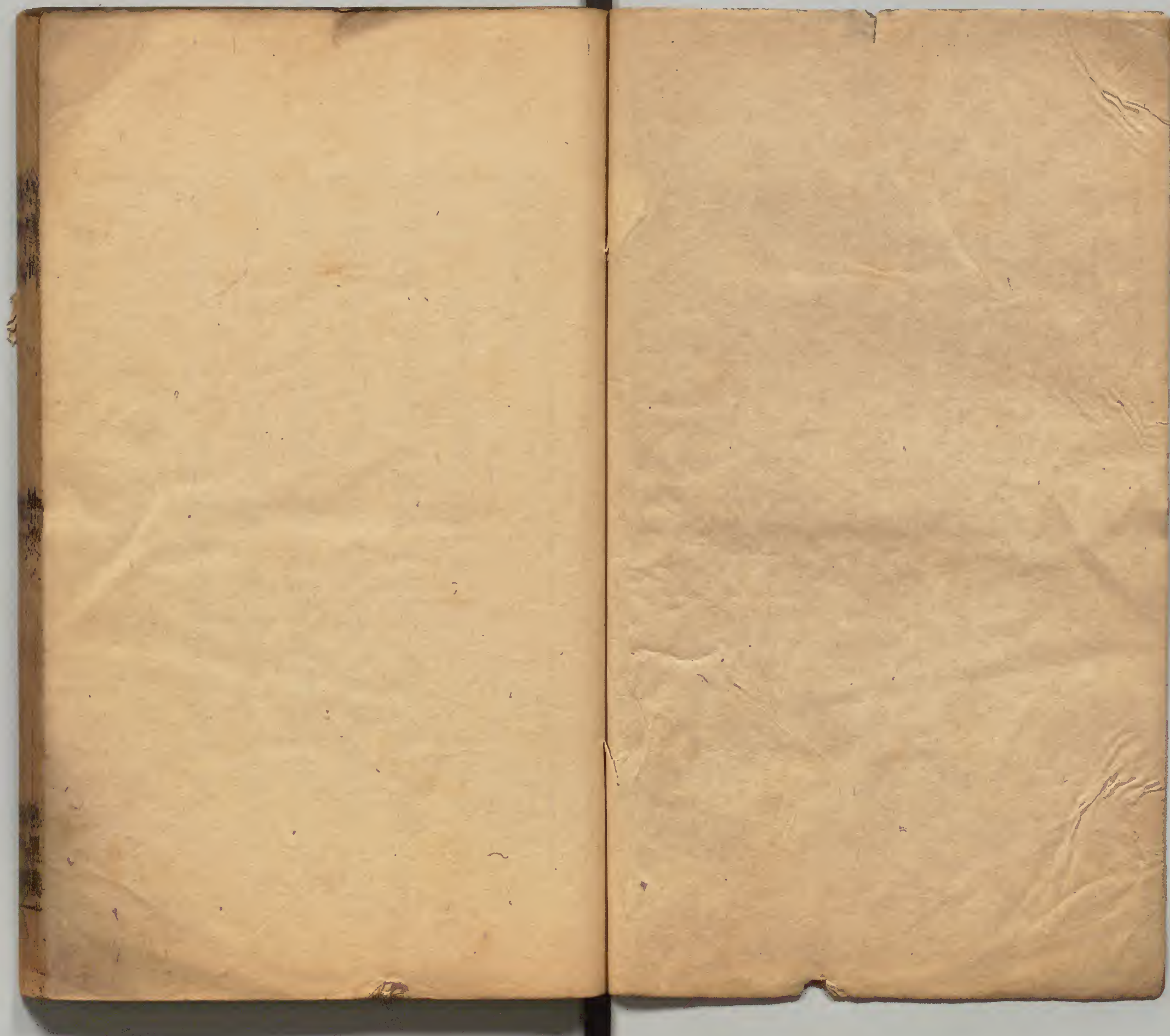
			四	漢
			九	書
		三	三	門
一	九	二	八	
五	六	九	二	
六	九	二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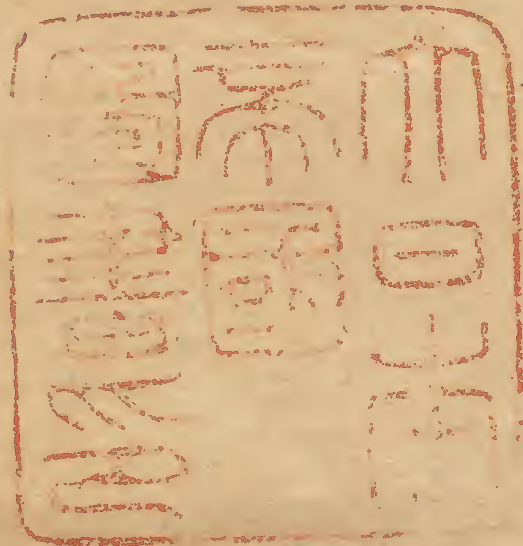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三	四	漢	
七	九	書	
六	三	門	
函	一		
一	五		
一	六		
冊	二		

總經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2	
冊數	155 (7)		
函號	276	24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

護軍曲阜縣開國

臣孔穎達奉 勅撰

尚書正義序

千如堂藏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
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
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
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
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
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
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

尚書序

卷之一序一

及古開

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遭

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註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

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
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
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
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
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
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
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
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

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

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

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

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

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

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此序之末句曰書之於世也
 猶天之於地也地不無天
 猶書不無道也道不無書
 此序之末句曰書之於世也
 猶天之於地也地不無天
 猶書不無道也道不無書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
 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
 疏曰道
 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
 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繼於
 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
 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
 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
 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
 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
 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
 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
 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
 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
 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
 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
 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議所謂
 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
 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
 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
 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
 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
 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亦鄭
 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
 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註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
 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
 所嫌故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氏伏古作處犧本又作
 義亦作戲許皮反說文云賈侍
 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氏一
 號包義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
 太皞也王于況反書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
 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
 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本謂
 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
 易之以書契文
 古者至生焉○正義曰代結繩者
 文字也籍籍書
 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
 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
 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
 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若以
 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
 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
 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
 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
 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

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王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契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註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

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辭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網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網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未乃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况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辭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素彼文先歷說伏犧神

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皇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
 門取豫曰柝取小過孤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
 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
 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
 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
 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
 上古結繩何處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
 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玄皆云蒼
 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
 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
 衛氏云當在包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
 揖云蒼頡為帝王生于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
 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
 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
 合雜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黃七也因提八也
 禪通九也疏佗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
 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

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為自開闢而設
 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
 亦不可以年斷其疏佗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依
 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
 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註云刻謂刻石而記
 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
 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
 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
 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
 傳稱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
 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
 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泰山禪
 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
 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
 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
 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王之
 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夫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神農炎帝也姜姓母曰女登以火德王三皇之二也黃帝軒轅

也姬姓少典之子母曰附實以土德王三皇之三也史記云姓公孫名軒轅一號有熊氏墳扶云反大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詩照少

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已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頊

傳頊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發題

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稱便不為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口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掩

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蓋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訓可知故畧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也

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座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與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羲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眾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為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入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悞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伏羲者以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羲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

儀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廟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為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囑孫偁極子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

謬為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日太昊夏日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肅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皇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

至于夏商周之書豳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木德王。三王之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也。

詰故報反告也示也與焉疏至于至一揆○正義曰
 報反深也揆葵葵反度也疏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
 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
 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
 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語有深奧之義其所歸
 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
 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
 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
 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
 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
 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
 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
 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
 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
 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
 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
 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
 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與義其端一揆即為典之謂

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
 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又從要
 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
 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
 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
 為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
 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疏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疏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
 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
 當要六藝皆以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
 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
 之前代可知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
 故言歷代耳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
 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此書也疏八索所自反下同求疏八卦至此
 也徐音素本或作素疏書也○正

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為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總卽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出也言土地所生卽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

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左史史官在左倚於綺

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 春秋至書也 正義曰以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似其名字蓋爲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所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 不能者以

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
況于草欲開諫王之路倚楯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
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
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
不知在何代故
直總言帝王耳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
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

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

丘○刪色先君至九丘。正義曰。結申帝王遺

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
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
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
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
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
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

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
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
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
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
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
而滅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
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
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
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
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備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
章紀之作文之體也易亦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
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
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
故也為文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
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
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修述也詩有序五
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

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
 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
 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入今序只有
 二典而已其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
 書內之正尚有去者况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
 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
 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
 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
 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
 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墳典斷自

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

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訖乙反芟色戚反翦咨淺
 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
 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
 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

三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
 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
 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
 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詩
 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
 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
 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
 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蕪蕪之及曰俘翦惟命詩曰
 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
 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二墳是
 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
 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滯者翦截而去之去
 而少者為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
 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
 言之機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
 綱者網之索舉大綱則眾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
 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

帝譽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皋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解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二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一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

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

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也。恢若回反大。所以至其義。正義曰。畢摠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及秦始皇滅

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及秦始皇滅

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

藏其家書于屋壁。始名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

十四年坑儒在二十五年坑。及秦至屋壁。正義

若庚反難乃且反解音蟹。曰言孔子既定此書

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

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

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

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

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
 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
 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收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惠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礪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爲魏相慎生鮒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國祖藏之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爲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濟南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直戀反下傳之子孫同二十餘篇印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也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在天子之位故謂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註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爲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

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
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
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
目睹至年九十鼃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
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爲少之文勢何者
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
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
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秦誓猶有三十一案史
記及儒林傳者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
全之秦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
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
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
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
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人於伏生所傳內
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

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
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
與秦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秦誓
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
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
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以
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
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
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
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
武帝記載今文秦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
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
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
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秦誓皆無此言而古文
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
造秦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秦誓
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
錄入尚書故古文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武肅將

天威大勳朱集肆子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
 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
 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
 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
 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
 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
 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
 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著此而論
 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
 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
 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
 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
 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
 命之曰尚書瘠賤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
 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
 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
 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口
 生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

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
 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
 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
 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
 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
 運鄭玄以先生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
 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
 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
 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
 上古耳以書是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
 曰復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
 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
 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
 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

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數云公壞反
 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
 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至魯至壞宅。正義曰
 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
 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
 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哀益乃壞孔子
 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
 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
 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
 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
 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
 者以黨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
 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
 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
 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
 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
 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

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
 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
 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
 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
 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
 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
 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
 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
 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
 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

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
 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
 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秦誓三篇武成旅獒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問命合舊音
 器又如字下同臯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
 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
 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
 九篇膏既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
 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成又四篇伊陟
 原命仲丁河曹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
 歸禾嘉木成工政將蒲姑賄蕭慎之命毫姑凡四十
 二篇亡上疏悉以至能者。正義曰既云上不壞宅
 時掌反疏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
 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
 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
 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
 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

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
 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
 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
 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
 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
 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
 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
 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
 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
 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
 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
 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
 本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
 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
 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籀籀惟篆與蒼頡二
 體而已衛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
 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反秦用篆書焚
 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

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倉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子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

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與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



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
 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
 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
 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
 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
 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
 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
 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為五十九
 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偽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撫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五亮反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

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採摭羣書之言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為傳前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詰訓而孔君為例一



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

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

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子孫孫以貽

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于偽為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丁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

中江充造蠱敗矣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

古語以之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

反遺也。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為

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

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

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

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

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明意不宜

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

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認

而作序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

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

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已

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

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

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

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

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註云左道謂

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

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令

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

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

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

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為

此以江充故為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

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

卷之一 二十

子釋長安因與鬪不勝而出走奔湖遂自殺此即巫
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
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
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已者亦
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已傳是深遠因而有所
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
於我哉

尚書註疏卷第一

尚書註疏卷第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一。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本并
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
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一篇之名當與
衆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
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
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為故為第一也然
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
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
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
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

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懲則古史所書於是乎
 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
 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
 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
 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
 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
 誓三篇湯誓伊尹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
 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
 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
 命四篇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
 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蓋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
 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
 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
 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
 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
 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
 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
 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

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若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
 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
 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
 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危後第
 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
 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
 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
 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
 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
 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虞書凡十六篇十一正
 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虞書篇七五篇見存
 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
 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
 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
 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
 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
 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

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倍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

成十七旅癸十八薇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周命二十五但孔若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篇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周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

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秦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秦誓秦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腹又註旅葵云葵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古其訓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

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三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宜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俊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鵬夷為宅蠲織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劉翊劉翊云臚官劉翊頭庶別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著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後傳膠東庸生傳清河胡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暉暉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

註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賾行焉時已亡矣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孔氏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孔氏傳傳即註也以傳述為正義曰以註者多門故云義舊說漢已前稱傳其氏以別眾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傳

言聖德之遠著古也

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聰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將遜于位

讓于虞舜

傳

遜道也老使攝遂禪之

○道本作遜徒遜反退也避也

遂禪音時戰反讓也授也

作堯典

傳

昔在至堯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成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

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蔡旼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危伊訓肆命祖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堯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二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

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為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于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道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帝堯與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白下木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白下為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志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為名故謂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

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逐同天之名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為亦逐多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為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註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

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明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為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案謐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謐也故馬融亦云謐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謐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謐法故疑之將由謐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謐後來所加故或本日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禮弓曰死謐周道也周書謐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謐謐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謐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謐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謐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

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謐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入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先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

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通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傳**老使至禪之。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涉帝位是也。雖聖受而攝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涉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傳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

疏

堯典。正義曰：序已云作

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各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

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殿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傳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傳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

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傳**放方往反，許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傳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

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溢音逸。辭曰能順考按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化心意恆敬智慧其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于已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于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十惟王洪範考十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為。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經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入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

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巳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彼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知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古。為大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勤功至安者。正。義曰勤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

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為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得也。○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方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

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于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
○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黎力
今反
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

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照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

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

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為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觀言既釋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

星辰敬授人時

傳

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

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

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傳義和馬云義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吳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

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

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

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緜蠻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傳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

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

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

傳嵎音隅馬云嵎海隅也

史記作禺缺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

谷海隅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暘谷暘

字**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傳**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

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如字馬作平

仲春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

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

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勃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厥民析

鳥獸孳尾傳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

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星歷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申命羲叔宅南交傳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

方之官○重直用反平秩南訛敬致傳訛化也掌夏之官

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

亦舉一隅○訛五和反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永長也謂

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

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草傳因謂

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

少改易革改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傳昧冥也日

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

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昧武內反寅其莫定反

餞納日平秩西成

傳

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

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餞賤衍反馬云滅

也滅猶沒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傳

宵夜也春言日秋言

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

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傳

夷平也老壯在田與

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

毛毳下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

取以為器用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傳

北稱

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

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

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

各有所掌

別音彼列反下同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傳

日短冬

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

節厥民隩鳥獸氄毛

傳

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

辟風寒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焉

隩於六反馬云煖也氄

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馬云濶柔貌辟音避與如竟反本或作濶音儒毳尺鏡反

帝曰咨汝

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傳

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

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
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

節成一歲之曆象

○暨其器反其若其反下同旬似遵反十日為旬匣子合反

允

釐百工庶績咸熙

傳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

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

功皆廣歎其善

○釐力之反熙

義

乃命至咸熙。正許其反與也。義曰上言能明俊

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
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
義氏和氏敬順昊天之神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
之大小昏明述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
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
晚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月更

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義氏而字仲者
令居治東方岷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
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
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
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
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
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
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壯就功於時鳥
獸皆孕胎卵孽尾匹合又就所分義氏之內重命其
義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
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乎次序南
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
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
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
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
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
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
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

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
歛于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
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
實農事未闕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
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
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
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
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
處深曠之室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義
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
而歎之曰咨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莽之間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
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
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
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眾功皆廣也歎美義和能
敬天之節眾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重黎**至序
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維

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
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
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
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
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楊子
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
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
即義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
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為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
命重黎故鄭玄於此註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
天黎為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為說也楚世
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先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
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正為祝融
秦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
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
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

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木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鄭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以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

刑說義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義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義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是義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為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優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義和湣滯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義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義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義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

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顯頌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與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象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非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是非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于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

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天為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闔下則稱昊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也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于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

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種歛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蓋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義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崇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

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動也。宅居至之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出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以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義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義和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義和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義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義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

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嶠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
有地名此爲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之
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
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
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
下文而互發之。寅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也
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以秩爲常
常卽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
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
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
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
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
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
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
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
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
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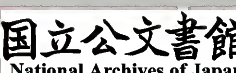
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
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爲賓饒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
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卽是授人
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
序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日出爲平秩設
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
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
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
明此以歲事初起時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
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口謂春分朝日又以
寅饒納口謂秋分夕月也。日中至可知。正義
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
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
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
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
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
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按五刻古今曆術與太
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

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枝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或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西

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雀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毋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月永為仲月星鳥星火

為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
 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
 屬仲月未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
 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
 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
 畢見稍為迂闊此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
 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
 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
 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
 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申重
 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
 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
 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
 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蓋於此言
 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
 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訛化至
 一隅。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

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
 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
 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
 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
 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永長至可知。正義
 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
 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
 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
 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
 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
 傳因謂至葦改。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
 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
 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
 往前草謂變葦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
 例也。傳昧冥至之改。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
 是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
 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



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嶠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嶠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 饋送至成物。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饋故饋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酉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而從送日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 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是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口即以此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虛為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女在午女虛

危在己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亡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 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旣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 北稱至所掌。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蓋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嶠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既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是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

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
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
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
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
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祭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
是在為祭義故言平均在祭其政以順天常以在祭
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為祭故舜典之傳別更訓
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回
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祭之故異其文秋
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
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總
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
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
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隩室至
溫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
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也物生皆
盡野力咸畢是歲改易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
避風寒天氣既至故易獸皆生與彘細毛以自溫焉

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與毛解之。○咨嗟至
曆象。正義曰咨嗟賢與皆釋詁文也歷四時曰曆
莽即匝也故王肅云莽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
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
際假託為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莽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
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
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
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
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
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莽以一月
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是
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
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
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

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日之外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十日況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為歲月歲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分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三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三日為二百六十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

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為二百三十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十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為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其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傳允信至其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倣此類也續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眾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義和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傳疇誰庸用也誰能之功也

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由反。疇直放齊曰胤子

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傳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

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

乎言不可放方往反注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

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報反下註同爭鬪也帝曰疇咨若予采傳采事也復

求誰能順我事者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驩兜曰

都共工方鳩僝功傳驩兜臣名耆於戴美之驩共工

官稱鳩聚係兒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驩呼

丁侯反共音恭注同係仕簡反徐音撫馬也於音鳥稱尺證反帝曰吁靜言庸違

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

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狼若漫天言不可用

。滔吐刀反漫末旦反下同又末寒反背音傲傲五報反下同狼恨懇反帝曰咨四岳傳

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

湯洪水方割傳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

爲害湯音傷洪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蕩蕩

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裹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

大若漫天浩胡老反滌大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傳

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

能治者將使之

爾必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

鯀崇

伯之名朝臣舉之

僉七廉反又士劔反於音鳥鯀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遂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

凡言吁者皆非帝意

咈展

圯毀族類也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

敗善類

咈扶弗反忿戾也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圯音皮美反於音力計反

曰異哉試可乃已

異已也退也

言餘人盡已唯鯀

可試無成乃退

異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

帝曰往欽哉

勅鯀

往治水命使敬其事竟知其性狠戾圯族未明其所

能而據眾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

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

帝曰疇咨若子至九載績用弗

成。正義曰史又敘堯事堯任義和眾功已廣及其

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

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成熙庶績之事者我將

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若其

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

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監又好爭訟豈可用

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

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仰欲用之

也其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數有人之大賢也帝臣

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

言此人可舉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

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

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類類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

為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

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
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
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
吁其人心狠戾哉好此方而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
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
岳曰帝若謂鯀為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
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
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
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勅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
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
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
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
○**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釋近用
故為用也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
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於
下傳云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
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義和氏和氏也以其施政者乃是百
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

官之事非復義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
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
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義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
言順是事也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
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
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
則吏亦不錄不富帝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故惟
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
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
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
也計四岳職掌天地常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
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
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
岳對故不言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
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為名為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
辯此是為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
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
有胤國胤既為國自然子為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玄

以為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是言不忠信為嚚也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為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為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族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采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巳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

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驩兜釋詁文於即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儻然見之狀故為見數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狠取人之功以為己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

功也。○**靜謀**至可用。○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浸之名，漫必漫其上，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狠，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狠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愈覺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其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義和所掌，云宅囑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

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義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觀東后，周官設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羲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湯湯**至為害。○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為割，故割為害也。言大水方為害，謂其徧害四方也。○**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為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為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

上陵故為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又治也。正義曰俾使又治釋詁文。**傳**僉皆至舉之。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禹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眾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常之所當意也。非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堯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狠戾多乖異眾人好此方面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狠戾違眾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昇已已退也。正義曰昇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勃鯀至川之

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狠戾圯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眾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狠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願云堯雖獨明於上眾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說也年取米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大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

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願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狠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狠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為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為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

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

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朕直錦反馬

也云我汝能庸命異朕位異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

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異音遜馬云讓也岳曰否德忝帝位

傳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否方久反又音曰明明揚

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

陋者廣求賢也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

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

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歷反鰥故頑反虞舜虞氏

錄之臣子為諱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

故變名言謚 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

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俞羊朱反行下 岳曰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

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瞽

音古傲五報反叟素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反稱天證反又如字 帝曰我其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

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諧戶皆反烝之

承反姦古頑反 帝曰我其試

哉傳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

以治家觀治國女音尼慮反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

于虞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

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媯音居危

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 帝曰欽哉欽

永之隈曲口汭嬪音毗人反 帝曰欽哉欽

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帝曰咨四至欽

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

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

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

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

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已
 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
 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眾臣
 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肉其名
 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
 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
 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二惡其人能諧和以至
 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
 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
 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
 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
 之心於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欲以此舜能
 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
 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
 備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
 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
 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
 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

睿之子帝摯之弟睿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
 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
 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
 經文承續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
 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
 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是虞
 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
 大災成堯美也。○傳異順至之事。正義曰異順易
 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
 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
 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
 岳也。○傳言不至不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
 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
 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
 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傳堯
 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
 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
 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

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止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傳師衆至言之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

不寐日恆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卽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爲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顯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也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以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耻已不若故

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為眾臣為朝臣之眾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眾舉側陋眾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為諸侯之師帝咨四岳編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惡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眾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大義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無目至並惡。正義曰聞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矇矇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矇矇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瞽矇

詩云矇矇奏公是矇為瞽類大禹謨云祇載見瞽矇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矇盲以為瞽矇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矇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矇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矇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僖三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為各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吏重也。○**○**諧和至於姦惡。正義曰諧和烝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器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矇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

以土實井辨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為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言欲至行迹也。正義曰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若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疏。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史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傳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見下昔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子時謂妻舜於是後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

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於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賢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資故也。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禮九嬪之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為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尤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媯汭為一也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為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

於河舜最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
 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今二女歸虞
 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
 事頑闇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傳**歎舜
 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繇舜之敬故帝言
 欽哉歎能修已行敬以安民也能修已及安人則是
 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修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
 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註疏卷之二終

